庚

唐宋八大家選卷之十三

竟陵伯敬鍾　惺評選

新安玄杓汪應魁叅閱

書

與孟簡尚書書　　韓　愈

以奉佛言昌黎是求全之

愈白。行官自南廻。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

H. H. MU CHINESE LIBRARY

佞佛者懺悔平生罪過耳公于福田上打得破行事上信得眞根源清矣不辯自明

大開闔

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善解脫）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册。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深達實理眞善求福者）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

波瀾

佛不能禍有道之人理正

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

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

爲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

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

正大的當

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

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

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于其間哉進

總

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

平

拿一孟子立根脚便占地步

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

鋪張楊墨之禍可見孟子有功於天下萬世

西漢法脉

身在中流出不矯而妍

破反难孟子

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楊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于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亾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亾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

見湯墨害深

一句救起前數句便將自家攙入

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聖賢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伯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亾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

轉拆

揚

抑

力重九鼎

又揚

言意含蓄回護

不助釋氏至此十數轉折如猶龍變化

此也。漢氏以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

說佛者之害

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緜緜延延。寖以微滅

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

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

雙關雙鎖

愈之言。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亾之前

以孟子與巳對說

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巳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

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

自許其功過於孟子

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

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

轉本事上千里一腔

以從於邪也。籍湜輩張籍皇甫湜皆公門人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樓迂齋曰。出脫孟子是自出脫推尊孟子亦是自推尊。文字抑揚有體。

錢豐寰曰。上半篇辯已不信奉佛。下半篇明已平生喜闢佛。而末只以一句點入前意。妙絕。而其中多佳境。當熟讀。

顧開雍曰。昌黎平生轟轟烈烈處。盡在闢佛

老一節。此其自負也。謂言有大而非誇。非此類乎。此亦自關世道。不止文字之工。

孫月峰曰。闢佛是文公一生大識力處。故此書明目張胆至今讀之凛凛。

茅鹿門曰。翻覆變幻。昌黎書當以此爲第一。

汪玄杓曰。古來書自司馬子長報任安後。獨昌黎爲工。而此書猶昌黎佳處。

點綴生色

古雅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韓愈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荊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貙虎之士。畏懦蹙蹜。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

句法却好

識朗鑒洞

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
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凛然有向敵
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
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
立。豈以爲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
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
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
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忻悚
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

韓集談兵惟此

徵兵之失

極中肯綮

募兵之得

不出是道。閤下果能克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

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訐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

茅鹿門曰。論兵機宜更勝前篇。

首譽是聳其從荐也

起荐士之端

與祠部陸員外書　韓　愈

陸傪字公休正元十八年權德輿典舉傪佐之公時爲四門博士薦侯喜等十人于傪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爲已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于左右其足跡接於門墻之間陞乎堂而望乎室者亦將一年於今矣念慮所及輙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況在執事之所孜孜爲已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之可采與否其

剖析

露出荐意

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之事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爲未敢一二言也今但言其最近而切者爾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疑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已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正元十九年中進士第終國子主簿

荐二侯述其世爲仕官與耕讀文章

荐劉述古道其詩文德性而久埋

侯雲長者。中正元十八年進士第。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讀書而爲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學西京而爲也。舉進士十五六年矣。雲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爲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有

文行相參

劉述古者。中正元二十一年進士第。其文長於爲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爲比。而又工

薦韋羣玉道其剛果樂善

於應主司之試。其爲人溫良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彊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稱者。其日已久矣。有韋羣玉者。公之所薦十人九第。而羣玉獨遺。豈有司以京兆從子之故。遠嫌畏譏。矯而黜之耶。京兆之從子。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也。其爲人賢而有材。志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爲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羣玉是也。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

薦六人述其文才爲一時人望

引陸宣公得人之盛以形己所薦

主司疑焉則以辯之問焉則以告之未知焉則殷勤而語之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有沈杞者中正元十八年進士第張苰者中元和二年進士第尉遲汾者中正元十八年進士第李紳者中元和元年進士第會昌中爲丞相張後餘者元和二年中進士第李翊者中正元十八年進士第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主司疑焉則與解之問焉則以對之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正元八年公贄知舉賈稜等二十三人登第公與焉司貢士考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而未

陸宣公信王梁二君所薦不失言

詆晩近之薄情

知陸之得人也。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歐陽詹傳云。詹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舉八人。疑此是也。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富也。至今以爲美談。自後主司不能信人。人亦無足信者。故蔑蔑無聞。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有相信之資。謀行之道。惜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朝廷者。多以遊讌誤

以薦士爲國家樹根本詞直而氣壯

樂爲事。獨執事。眇然高舉。有深思長慮。爲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於左右也。愈恐懼再拜。

茅鹿門曰。唐時主司取士。於試文外。又擇行誼。采聞望。故昌黎之爲書如此。

鍾伯敬曰。薦賢爲國。古今公典。韓公所薦十人。諄懇周至。令陸祠部一一聽從而止。後引宣公之信王粱。及不信人者見厚薄之情存乎主司。而公爲國家

樹根本。實慮深遠矣。

勁拔峻峭

形容如寫生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韓愈

李浙東。名與。時。張籍爲太常寺太祝。病眼京師。公於是爲之代書。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閣下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内者。起句不凡不弱。惟閣下心事犖犖。與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胷中矣。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翺到京師。籍與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

犖音落

獨喜自悲自奮連發感慨情景如畫

一段中几轉

幾轉文勢澒洞而出

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益聞所不聞。籍私獨喜。常以爲自今以後。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胷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胷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既數日。復自奮曰（轉）一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此一轉巧）浙水東七州。（二轉）戶不下數十萬。不盲者何

通用七盲字而主意全在盲于目不盲于心上

八字善形容

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其盲（一篇精采處）
與不盲也。（此一轉又巧）當今盲於心者皆是。（三轉）若籍
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若賜之坐
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心
中平生所知見。閤下能信而致之於門耶。籍又
善於古詩。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句健）閤下無事
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閤下憑几而聽
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夫盲者
業專。於藝必精。故樂工皆盲。籍尚可與此輩比

並乎。使籍誠不以蓄妻子。憂飢寒亂心。此一轉妙有錢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復見天地日月。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閤下之賜。閤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句法妙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結得妙閤下裁之度之。籍慙靦再拜。

錢鶴灘曰。獨以目盲一節來摹寫。或悲憤。或慶幸。或冀望。情意雜出。一一動人。眞可謂文中有畫。

孫月峰曰。只就目盲上轉折生議。情詞動人

眞是傳神妙手

此六句正言下四句反言

六轉如轉蓬

絕占地步

與于襄陽書

韓愈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此輕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焉。隱然許于公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此重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焉。隱然自許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

洗發

一句收拾

後進與先進如此

收前二段

應上不相遇以起下段　四句應上無可護無可推　設爲疑詞以自導達詞甚婉戀

相遇之踈也以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爲皆過（應上不相遇引起下段）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挽上生下）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于（引起下段）人側聞閣下抱不世出之才特立而獨行道方（一段揚于公）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惟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文婉曲有味）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邪（文婉曲有味）

此直自推自荐

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耶文婉曲有味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材其自處不肯後於恒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文婉曲有味古人有言請自隗始史記燕昭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王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王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况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昭王以樂毅為亞卿任以國政愈今者惟朝夕

後來首尾回顧聯絡精神

全倒他身上去

糴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文婉曲有味。世之齷齪者。既不足以語之。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爲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結得愈健

恐懼再拜。

謝疊山曰。昌黎作文占地步。如人要在高處立。要在平處行。要在濶處坐。下之人

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不害爲君子。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則不免爲小人。高材多戚戚之窮。則是君子而安貧賤。盛位無赫赫之光。則是庸人而苟富貴。韓公自處高矣。

錢鶴灘曰。樓閣重重。似費結構。却又一氣呵成有建瓴之勢。

茅鹿門曰。前半篇瑰瑋游泳。後半篇婉戀淒切。是時韓公已爲博士。雖一命之卑

亦足以祿其妻子。亦何必乃尒。

孫月峰曰。重巒疊嶂之中。却有飛流激湍之勢。

一洗刷

一往文法俱雙関

總理圍匝

與陳給事書　韓愈

陳給事名京。字慶復。大曆元年進士第。以論禘祭合旨。自考功員外選給事中。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墻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墻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

其波瀾如蛛絲馬跡牽連不斷

不與者之心。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迹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温乎其容。若加其新也。或又疑加當作嘉。無下文閔字為對。乃屬乎其言。若閔其窮也。屬猶附屬連屬之屬。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示或作不盡。

公所獻有脫穎囊中之意

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爲復志賦已下十首爲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楷字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竢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意或作言愈恐懼再拜

謝疊山曰陳止齋作論雙關文法皆本於此

孫月峰曰極力鍛鍊却又一氣揮洒

茅鹿門曰洗刷工而調句佳甚有益於初進者

鍾伯敬曰。韓文如此篇。極鍛極鍊。極洗刷。是

舉業策文之祖。

一喻而一連六轉

哀其窮與負其卑巽中有矯矯之氣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愈

月日愈再拜天地之濵大江之濆曰有恠物焉蓋非常鱗凡介品彙之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塗絶險爲之關隔也（譬喻應宏詞科）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獱獺之笑者（句句轉字字活）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

句句抱前句句刺心

一句收

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一篇皆是譬喻。只一句愈今者實類於是收拾。此文法最妙。）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右紀事　唐舉子禮部及第後。須守選。選未滿或就制舉。或書判拔萃。方獲出仕。此

書謂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是專拾宏詞試也。或作與韋舍人即貞元九年宏詞試耳。

孫月峰曰。只譬喻却弄出無數波瀾。縱橫出沒。直令人莫測。

茅鹿門曰。空中樓閣。其自擬處奇。而文亦奇。

鍾伯敬曰。僅僅二百六十餘字。而驚湍怒濤。波瀾瀠流。雜出其間。洞庭岳陽之勝亦止是耳。

汪玄杓曰。轉常為奇。迴俗入雅。縱橫出沒。員

融不滯唐之文。宛然爲一王法。此書乃其極也。

口欲言而囁嚅有情

連下三鼓瑟字而首句却倒一字句法天然

答陳商書　　韓　愈

公在國子時商未第以文求益而答之也商後元和九年中進士第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智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露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之所須也。須求也意所欲也　齊王好竽。韓子十二篇齊宣王好竽南郭先生不知竽而濫于三百人之中欲飲食　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有生色）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前律曆志

文不投時好如操瑟立齊門

君子決不因時爲遷就

陽律爲律陰律爲呂。黃帝之所作也。〇立此譬喻學孟子。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文婉曲有味。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誠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不也。文如曲而有味。故區區之心。每有求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惟君子諒察。

錢鶴灘曰。譬喻之妙。自孟子莊子外。吾獨取

韓退之彼其意到筆隨思餘語止伸縮變化唯所欲爲吾不得而窺其際矣

孫月峰曰譬喻婉切而漉趣織神直追莊孟

茅鹿門曰譬喻直與戰國策同調

與崔羣書　韓愈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耶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於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閒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

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耶。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

深許崔羣

皆入於善。而於巳巳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閫奧而不見畛域。瑕尤·愆過也。畛域·障礙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粗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後自明耶。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

轉

言以學問相知

轉

深者多不置白黑于胸中耳。既謂能麤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為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凰芝艸。賢愚皆以為美瑞。清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于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于稻也。粱也。膾也。炙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

反振

頌中有諷

釋所疑而暢言之

炙與炙同

措言世情

力爲好惡折辨怨而不悱

入感慨

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

此段大是伯夷傳中來

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

疾痛相告可見親契之極

說到此不免桑榆之感

眷戀之情

況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崔君。無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于伊潁之上。昔堯讓天下于巢父。父不受。赴潁水之濵。洗其汙耳。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閒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疆早世。祭十二郎文云。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

何由得歸。比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

茅鹿門曰。大較昌黎與崔羣相知深。故篇中情悃與諸篇不同

自恰意而人反憎之所謂工於悪而不工於求齊者也

與馮宿論文書

韓愈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但力為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僕為文久。每自測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則人以為好矣。小慚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慚者即必以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俟知者知耳。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

知字前後照應起伏爲一篇骨子

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爲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爲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竢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耳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翺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

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翺。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翺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然閔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

茅鹿門曰。中有論文章之旨。亦近名言。

前敘謙

知心之友有不知處

答崔立之書

韓愈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予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嘿嘿聊復自明僕始年

扳音攀

主司無定鑑就試有遇否古今皆然

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

樂音洛

文公之艱于遇豈猶操瑟齊門之日乎

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縣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于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于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尚書無恥過作非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

論五子正爲自己占地步

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筲者決得失于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于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固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俟工人之剖然後

以剖玉比急守見知者

映帶比處又占地步

冀其遇又疑其不遇情思婉切

見知于天下。雖兩刖足不爲病。且無使勍者再剋。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舍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于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于寬閑之野。釣於

自任

吐露一腔不平氣

知已之難非足與者崔而誰

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于旣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勍者果誰哉。再尅之刑信何如也。士固信于知已。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

茅鹿門曰。公三試吏部。不售。斯立遺公書。故答之云云。叅斯立屬公相知之深者故吐露如此。

鍾伯敬曰。篇中頓頓挫挫。起起伏伏。發盡不平心事。讀之令人按劍長吁。

以爲過情蹴然如此

宛轉

自處不逮

與衛中行書

韓愈

大受足下。辱書。爲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即面是而背非）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爲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起下轉）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

徐二州。僕皆爲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爲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恒。君子得福爲恒。而小人得福爲幸。以其所爲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將勉之。

又緊接去

皆羿奡禹稷定案

寫自得光景洒洒

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爲之。吾恐未合于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爲已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何也。窮居荒凉。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内。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

茅鹿門曰。公之卓然自立處固在。

汪玄杓曰。世人孜孜仕進。惟圖以逞其欲。故

稍得地。則驕奢淫逸矣。而君子之心固異于是。當其窮也。則憂君之無由致。民之無由澤。及其達也。又憂君之何以卒致。民之何以偏澤。豈復身家衣食之暇餙。文公根器原是這邊。更淬以樂天知命之學。篇中謙和眞切無非吐露實際。靑天白日心事直可令人人見之。何有于朋友之間。

答來書企望之詞而遜以謝之

第一段言恐著書闢佛之有患

第二段言著書之難

重答張籍書

韓愈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之聖賢之域。練語便有意下得好拂其邪心。拂除去也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道者。重說浚其源。導其所歸。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之所辭讓。造語好○郎重明輕況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轉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影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應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起就回互

當時紛紛尚佛而公以一人砥其狂瀾大難爲力

下乃公卿輔相。（言下則上可知）（融化藏人主意）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舉輕明重）猶時與吾悖。其聲嘵嘵。若（轉）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重）必且以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自抑其中有宜復者至此是即輕明重段）（數鋪叙不雜）㊂書干吾何有。（結佳）夫子。聖人也。（抑）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影語）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文勢自然）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作文佳下字好長短有力）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

[illegible]交切

第三段言著書不可輕易

孔孟相承至昌黎而責有歸矣

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
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有餘年矣抑其植根固
其流波漫語健下字好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
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
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
子而及乎揚雄亦未久也文勢〇鋪叙間架然猶其勤
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爲
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結中含警策意故余所
以不敢也生下意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

應 影 轉 書 吕、黎、本、意 轉 轉

却將或不必著書作餘波

此下旁及追說前書

所爲書。意不露而接爲書者。皆所爲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言著書之意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五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吾自任其誰哉。便是孟子舍我其誰之意。此點化妙。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應有力。一篇警策處。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爲哉。結有力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己勝者然。此是餘意雖誠有之。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非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

駁雜想屬毛穎送窮等作

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以爲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又重説見得學孟子以道自任○下得好處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辯也有矣倒影好使事牽引以無才使正事便不是此文爲有因彼借此字所以好○旁引甚佳駁雜之譏駁馬色不純俗謂厖雜爲駁也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用事中間架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

呂東萊曰。此篇節奏嚴緊。鋪叙回護分明。緣
籍以書勸公著書闢佛老。及戒公以
駁雜無實之說爲戲。所以公諄諄答
之

唐荊川曰。本是三節文字。而活動不羈

孫月峯曰。肉欵可聽

茅鹿門曰。韓公之不汲汲著書豈其力之未
至。抑其時之不暇耳。而云云者。乃從
而爲之辭。然其文特工甚

汪玄杓曰。坡公潮州廟碑云。文起八代之衰

道濟天下之溺。如公者洵孟子之後一人而已。況生當異端蜂起之會。其著書更不容緩。故張籍汲汲相勗者亦舍公無可以者耳。

先設兩喻言所不堪顧盼者

求薦書 不詳所與　　韓　愈

木在山。馬在肆。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爲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莊子人閒世。匠石之齊。見櫟社。社其大蔽牛。可以爲舟。旁觀如市。匠氏不顧。弟子走及匠石曰。吾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何耶。曰。勿言之。散木也。以爲舟則沉。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伯樂事見前。以其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壻之父曰姻。白虎通。婦人因人而成。故曰因。兩壻相謂曰婭。是生於匠石

一喻上折入就中畨弄見衆人之知不若一識者

致意再三極其剴切而单承前喻是文家活脫處

歸結自身只一句

之園長於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或有耳字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其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何如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春秋後語蘇代欲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用蘇代不說見代乃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凡三里立於市人莫與言及見伯樂還而視之去而顧之其再一旦而價十倍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乎與其事頗相類是故始終言之耳

茅鹿門曰。引喻固是昌黎長處。

鍾伯敬曰。終篇以馬遇伯樂之顧。便增聲價比喻人才遇知巳者之賞識。便至入用起以木與馬對說起。亦的切。文簡明而意圓活。

汪玄杓曰意極懇至。而詞致波瀾逸宕。曹丘生能不為之情動乎。然此書比之上宰相書直遂委曲之別耳。

答來書意如對面

與李翺書

韓　愈

使至辱足下書。歡愧來并。不容于心。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僕雖巧說。何能逃其責邪。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吾之情。而以子之待吾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人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爲我謀哉。此一事耳。足下謂我入京。誠有所益乎。僕之有子

一轉見知我者希

憶前事愈見入京不可

一跌暢快

猶有不知者。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間。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僕在京城八九年。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加長矣。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難矣。所貴乎京師者。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以僕遑遑於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內

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所爲乎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自堯舜以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安能使我

此言不及京之故

潔清不汚而處其所可樂哉非不願爲子之所云者力不足勢不便故也僕於此豈以爲大相知乎累累隨行役役逐隊飢而食飽而嬉者也

又轉一轉

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于僕也然所愛於我者少不知吾者猶多吾豈樂於此乎哉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嗟乎子誠愛我

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矣。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且自悲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爲之依歸。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子之聞我言亦悲矣。嗟乎。子亦慎其所之哉。離違久。乍還侍左右。當日歡喜。故專使馳此候足下意并

此言留之之故

及說他身上去

借顏子形不憂而樂以占地步

以自解。

茅鹿門曰。翻覆辯論。總不放倒自家地位。

答李翊書

韓愈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墻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耶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耶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

絡繹見下

所謂有德者必有言

公自述其苦心斯道正欲起下告意

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

第一級

李翊分明將作文與涵養說作兩截夫公故云云

總論却是名言

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雖然字與如是字前後俱四見是錯綜法

結以作文之樂欣之

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耶。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

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

唐荊川曰。此文當看抑揚轉換處。

茅鹿門曰。要窺作家爲文。必如此立根基。今人乃欲以句字求之。何哉。

汪玄杓曰。此文意議纍纍然如貫珠。篇中云。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即此中間。又隔許多歲月階級蓋昌黎特因文以見道之耳

答李秀才書　　韓愈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包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沒。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恍若相接。讀其文辭。

突起

過篇從此生情

句法

客

主

章法

盛有稱引上便見相與之情

生面說出熟情

有情思有滋味

到底古地步

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汚。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子之言以愈所爲不違孔子。不以雕琢爲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爲事乎。然愈之所以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況其外之文乎。愈頓首。

楊誠齋曰。退之答李師錫書曰。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則如元賓焉。此用

石勒語。王浚贈勒麈尾。勒懸之壁間。每瞻仰之云。王公不得見。見王公之玩好。如見王公焉。

茅鹿門曰。因與李秀才無舊。獨於元賓詩中得其人。故遂始終託元賓以寫相與之情。

顧鄰初曰。篇中每借客形主。有無中生有之妙。

文鈔之十三終

唐宋八大家卷之十四

竟陵伯敬鍾　惺評選

新安玄杓汪應魁刪訂

書

與韓愈論史書　　柳宗元

文如貫珠

此書埋勝之言雖孟子之

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藳。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筆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

悔

辨不過是

豈宜句管到此

以下二段以重助輕

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

頓

又生一意

退之亦是不易服的子厚反覆攻辨責得不可逃而

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則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

步驟馳騁藏蓄不露

韓書有云豈一人能紀而

范曄作後漢書。赤以謀反伏誅。司馬遷觸天子喜怒。遷作史記因言李陵不降虜。武帝以遷欲沮貳師下之蠶室。班固不檢下。班固作前漢書。固僕罵洛陽令种兢兢怒。以事捕固死獄中。崔浩沽其直以鬬暴虜。崔浩作魏史立碑以彰直筆衆譖於魏武帝以爲暴揚國惡帝誅浩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惟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

頭

傳之之句故此段責退之言已若不爲則吏終廢

韓書曰傳聞不同善惡頗隨人所見

因韓書有云若有鬼神將不福人之句故以鬼神之

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未必不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恐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如此今學如

㴱茫者辨之又以平生所自負者責之

不爲則當去申上豈宜虛受宰相榮已之意

非東緊策

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人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呂東萊曰辨難攻擊之文要人心服子厚此書昌黎不復辨亦理勝也

鍾伯敬曰。此文全學效退之諍臣論。折得他倒。由唯我操縱。唯我開闔也。

茅鹿門曰。子厚文多雄辯。而此篇尤其卓犖峭直處。但太露氣岸。不如昌黎渾涵。

汪玄礿曰。昌黎之文。雍容閑雅。直是金聲玉振規模。子厚之文。雄宏博大。則不失爲太山巖巖氣象也。

纖悉

元饒州意在
仍舊籍不必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柳宗元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非今之長人者之志。不惟充賦稅。養祿秩。足已而已。獨以庶富且教爲大任。甚盛甚盛。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則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諭。乃得悅服。用是尚有一疑焉。兄所言免貧病者而不益富者稅。此誠當也。乘理政之後。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弊政之後。其可爾耶。夫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苟然則貧

引

迂

擾民而干厚意在覈貧富

沂辨暢快

者無貲以求於吏所謂有貧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橫侈泰而無所忌兄若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撓人而終不問也固必問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富者固增賦矣安得持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不問則僥倖者衆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若不免焉若曰檢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亦不得實不

此法與王安石新法何異子厚破之有功于饒

可免矣若皆得實而故縱以爲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掊拾以輸縣官其爲不均大矣非唯此而已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之田而取其半或乃出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勞苦或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率輸其二三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爲不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經界覈名實而姑重改作其可理乎夫富室貧

之母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大倖而役於下。則又不可。兄云。懼富人流爲工商浮寇。蓋甚急而不均則有此爾。若富者雖益賦。而其實輸當其十一。猶足安其堵。雖驅之不肯易也。檢之逾精。則下逾巧。誠如兄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爲征。故有殺畜伐木之說。今若非市井之征。則舍其產而唯丁田之問。推以誠。質示以恩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之制。遞以信相考。安有不得其實。不得其實。則一社一村之制。亦不

據前面一番論則理弊了了矣

可行矣。是故乘弊政。必須一定制。而後兄之說乃得行焉。蒙之所見及此而已。永州以僻隅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誰邪。理歟弊歟。理則其說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說其在可用之數乎。因南人來。重曉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議。願同夢得之云者。兄通春秋。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爲理。饒之理小也。不足費其慮。無所論刺。故獨舉均賦之事。以求往復而除其惑焉。不胥吏職而彊言之。宜爲長者所笑弄。然不如是。則無以來至當

所荐又不當

斥其果行而不熟疇之以理

之言葢明而教之。君子所以開後學也。又聞兄之蒞政三日。舉韓宣英以代己。宣英達職多聞而習於事。宜當賢者類舉。今負罪屏棄。凡人不敢稱道其善。又况聞於大君。以二千石薦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所難而兄行之。宗元與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馳者也。兄一舉而德皆及焉。祁大夫不見叔向。今而預知斯舉。下走之過大矣。書雖多言。不足導意。故止於此。不宣。宗元再拜。

鍾伯敬曰。陳說理弊。雄辨可比昌黎。

以李斯書作体

愈以爲師得任名然學者仰之如泰山非手何以爲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柳宗元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爲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

此言謙言

已不敢爲師

此言當時不事師

狂

以南越之吠證庸蜀之吠

蜀日越雪之喻意味最深

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詞。一本作辭字同。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數色角切頻也。屈子賦曰。此下設言邑犬群吠。吠所怪也。屈原楚詞懷沙篇云。屈其幼切。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

辭師亦力矣

冠禮之喻似正視前吠日吠雪幾乎戲矣

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兩句意）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衒（最深）怪於群目。以召鬧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者（呶尼交切）早暮咈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憒。（僵音姜。仆富赴匐三音。憒古對切）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爲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此以當世不行冠礼來言）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

呶音鐃喧呶也

推稱韋子言已不敢爲之師

旣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憮音武。改容也。京兆尹鄭叔。則佛然。佛符弗切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爲師。亦何所此一段承上接下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旣不敢○應已所○有又不○敢當師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

又言韋所以取巳之意

上言不敢為師之意巳盡此下言平生所自得者以示之蓋雖不敢當師之名而所以教人者大要不出此

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决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旣悉以陳之。非以耀明于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烺。一作燁 童云。烺音朗。燁烺。火明貌。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

看後面三節議論則子厚生平用力于文字之功一一可攷

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以下可見子厚平生○經歷　掉徒弔切　懼其剽而不留也。剽匹妙切　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

應上自擇取其某事去其某事意

照前蜀日越雪冠禮之義而結之

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爲外庭所笑。則幸矣。宗元復白。二本無復字。

掉尾

林茂貞曰此書即其辭師一節。當時教化士

習。居然可見。其自敘作文一節。必盡如其言。當與六經齊驅並駕。豈特爲柳子文哉。要其平生願慕。思兼取法則如是耳。文大學士。不可無此。

茅鹿門曰。子厚諸書中佳處。亦其生平所爲文大指處。

分段井井

一喝棒語

士人苦心此道中者售不售不同若此

與友人論文書　柳宗元

古今號文章爲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頗纇之不除也。得之爲難。知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賾。雖有蕪敗。則爲日月之蝕耳。大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寶哉。且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脩人勵。刓精竭慮者幾千年矣。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籙。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

轉語活

處楊雄史遷益見知之難

繡互攀日月高視於萬物之中雄峙於百代之下乎率皆縱曳而不克躑躅而不進力蹶勢窮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爲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辨訥升降繫焉鑒之頗正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虐今者比肩疊跡大底生則不遇死而垂聲者衆焉楊雄沒而法言大典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才且猶若是況乎未甚聞著者哉固有文不傳

此後世文弊

於後祀聲遂絕于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爲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抉其意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蠭起金聲玉耀誑聾瞽之人徼一時之聲雖終淪棄而其奪朱亂雅爲害已甚是其所以難也間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蕪穢心悸氣動交於胸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往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篇合爲一通想令治書蒼頭吟諷之也擊轅拊缶必有所擇顧鑒

視何如耳。還以一字示褒貶焉。

鍾伯敬曰。詳觀諸書論經。終不如論文之確

詞氣悲壯不下子長然祈哀乞憐之態盡露

寄許京兆孟容書　　柳宗元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群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以是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癘為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為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沒。復起為人。夫何素望。敢以及

既以犯公議又奚事曲爲掩飾

亦個中情事

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免勵惟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臲兀事既壅隔狠忤貴近狂疎繆戾蹈不測之辜群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塡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搆扇便爲敵讐協心同攻外連彊暴失職

此人字恐并自已亦在其中

子厚輸服亦世所難

者以致其事。此皆夾人所聞見。不敢為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僥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眾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

誠可悲

摹寫悲痛

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塡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一本無女子字）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常春秋時享。孑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懍懍然欷歔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所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

讀之流涕

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栢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傭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

此見明者

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僇。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卹。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撾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辯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詬。欲望世

援古之蕩垢滌瑕者以自擬

此能自明者

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座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為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此皆瑰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怯溳涊下才末技又嬰恐懼

此則子厚末路一着

以下一一打轉

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疎濶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覼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觝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巳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衰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

覼音羅委曲貌　觝音底觸也

以下逐事相應

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退托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宜。宗元再拜。

茅鹿門曰。最失意時。書却寫得最得意。眞可與太史公與任安書相參。而氣則嗚咽蕭颯矣。

德高而謗興。道高而毀來。信有之

與蕭翰林俛書

柳宗元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協。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臲卼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

子厚亦自知招妬

讒口之惡不稍不休

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媢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移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讐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益坐囚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

摹畫淒其

異鄉之情摹寫殆盡

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秖益爲罪。兄知之。勿爲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膇。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懔。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鴂舌啅譟。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嘵嘵。晝夜滿耳。聞北人言。

倒句

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

求望之切

自喜之言

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以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耻。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出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廛。爲耕甿。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

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爲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鍾伯敬曰。子厚貶謫以後書。大較從司馬遷答任少卿。楊惲報孫會宗諸書來。故其爲書多悲愴嗚咽之旨。而其詞氣環詭跌宕猶之聽胡笳聞塞曲。眞不覺令人破涕。

茅鹿門曰。一悲一笑。令人流涕。

與李翰林建書　柳宗元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藋者。聞人足音。則跫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太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坐則髀痺。所欲者。補氣豐血。彊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偕至益

子厚云固可悲亦可弔何言之不自廣也

善。永州於楚為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即出游。游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痏。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為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為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為理世下執事。至比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

人生如白駒之隙不可不自惜

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覩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癃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爲堯人。不必立事程功。惟欲爲量移官。差輕罪累。即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爲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不過爲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爲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常候戰悸稍定。時即伏讀。頗

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僕豈敢衆人待常州耶。若衆人即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宗元白。

茅鹿門曰。予覽子厚由貶謫永州柳州以後。大較並從司馬遷荅任少卿。及楊惲報孫會宗書中來。故其爲書。多悲愴嗚咽之旨。而其辭氣環詭跌宕。譬之聽胡笳聞塞曲。令人腸斷者也。至其中所論文章處。必本之乎道。當與昌黎並驅。

鍾伯敬曰。悲愴嗚咽中。而詞氣環詭跌宕。

子厚處失意之鄉方士方術所易投者

答周巢書　　柳宗元

奉二月九日書所以撫教甚具無以加焉丈人用文雅從知己日以惇大府之政甚適東西來者皆曰海上多君子周爲倡焉敢再拜稱賀宗元以罪大擯廢居小州與囚徒爲朋行則若帶纆索處則若關桎梏彳亍而無所趨拳拘而不能肆槁焉若枿隤焉若璞其形固若是則其中者可得矣然猶未嘗肯道鬼神等事今丈人方盛譽山澤之癯者以爲壽且神其道若與堯舜

彳音尺亍音逐左步爲彳右步爲亍

守巳守道之人固不輕惑

爲仙者只爲一巳長生不管一切世間

平鋪處時韻之古文皆然

孔子似不相類焉。何哉。又曰餌藥可以久壽。將分以見與。固小子之所不欲得也。嘗以君子之道處焉。則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辯。外柔而內益剛。出焉則外內若一。而時動以取其宜當。而生人之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光。獲是而中。雖不至耇老。其道壽矣。今夫山澤之臞。於我無有焉。視世之亂若理。視人之害若利。視道之悖若義。我壽而生。彼夭而死。固無能動其肺肝焉。眛眛而趨。屯屯而居。浩然若有餘。掘草烹

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已獨以愉若是者愈千百年滋所謂夭也又何以爲高明之圖哉宗元始者講道不篤以蒙世顯利動獲大僇用是奔竄禁錮爲世之所詬病凡所設施皆以爲戾從而吠者成群已不能明而况人乎然苟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棄不更乎其內大都類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丈人固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爲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忘生人之患則聖人

之道幸甚。兵必有陳

唐荊川曰。理正而調雄。

茅鹿門曰。此子厚不好仙家者之言。然大倨且君子以其術延年却病。未必無可取者。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書　　柳宗元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崔簡字子敬、子厚姊夫。又聞子敬時憒悶動作。憒、心亂也。宜以為未得其粹美。而為麤礦燥悍所中。礦、銅鐵璞石也。燥、乾也。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為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有居山之

凡物皆然此爲王論

此辨良者之利

此辨不良者之害

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又況鍾乳直產於石石之精麤疎密尋尺特異而穴之上下土之薄厚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烱然而輝烱、光也其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麤疎而下者則奔突結澁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頹不發頹與悴同疾醉切叢齒積纇纇、疵也音類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

關鎖處將起下意

不必拘名須案其實

連用十三個皆可以字句法則長短錯綜變化不齊

壅鬱。泄火生風。戟喉癢肺。癢與痒同。幽閉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愼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爲此也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轉好、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揉曲。皆可以貫犀革。犀革。甲也。北山之木。雖離奇液瞞。前漢輪囷離奇。注委曲盤戾也。液音亦。瞞謨官切。液瞞。謂脂出瞞瞞然。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古玩切。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音豆。頓也。拘攣踠跌。踠。屈也。曲

歷言土之所出不必盡良者以破其無不可之說由物而及于人

觀此論則古稱山西出將

脚也。跌、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
仆也
之塊璞。名。雍州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
封大社。荊之茅。皆可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
以卜。泗濱之石。皆可以擊考。並出禹貢。若是而不大
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飲、飲之也。魯之
販羊有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闗轂而輠輪者。輠胡果切禮記輪人
以其杖。闗轂而輠輪。闗、穿也。輠、回轉也。皆可以爲師儒。盧之沽名
者。皆可以爲大醫。扁鵲、盧人也。魯西子之里。惡而矉者。
皆可以當侯王。矉、頻賓二音。蹙鴳也。山西之冐没輕儳。音讒

山東出相又云汝頴多奇士燕趙多佳人其說誠拘矣

引經以明之因正意故以此終

下始興二字是借說言不

沓貪而恐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閫外淮南子國有難君召將受之以機鑿凶門而出山東之稚駿樸鄙力農桑啖棗栗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西漢贊山東出相山西出將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以人形黃岑以腐腸岑內皆爛故曰腐腸附子八角甘遂赤膚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某所不當又云某者良也又經註曰始興為上次乃廣連則不必服正為始興

必服此藥更爲上品于理尤勝足屈其辨上面辨論已盡此再結之

也。今再三爲言者。唯欲得其英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己。姑務勝人。而夸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宗元再拜。

林見素曰。折倒饒州更無得說。氣健而語工。讀之痛快。機軸自李斯逐客論來。

薛方山曰。余讀石鍾乳書。深以柳州之言。爲然。夫草木之生也依于土本于天地之氣。天地之氣。騰降變易。不常其所

而物亦隨之。故均一土產也。或昔有而今無。或彼美而此惡。要難以一定言者。故柳州之言曰。物之依土而產者。固不一性。而必謂土之所出皆良信謬矣。

唐荊川曰。博喻文非不古。然亦絕有蹊徑。

立柱子分解

句法長短相諧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柳宗元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略。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赫烈之虞。煬。音漾。炙也。熱也。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滫瀡之具。或以不給。滫。音脩。上聲。乃米泔也。瀡。音髓。骨也。秦人溲曰滫。齊人骨曰瀡。禮記脩瀡以滑之。謂調和飲食。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

從孟子將降大任來

道州毀鼻亭神記云苟雜于正雖千載之違吾得而更之況今茲乎苟有不美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況斯人乎與賀失火一般辣手

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爲也。乃始厄困震悸。其季切。於是有水火之孽。有群小之慍。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爲文章。善小學。其爲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群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一本作無他故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

一篇議論全是參元且下云為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參元亦當為之解頤

口。則嗤嗤者以為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一本作已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為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為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觀視而竊笑者。僕良恨脩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数語頓挫而為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孟簡字幾道。乃今幸為天火之所滌盪。一本天作大字凡衆之疑慮。一本疑作所字舉為灰埃。黔其廬。赭其垣。以示其無

嗤音痴

十年二句最得此篇要領

將弔而更以賀是總收一句最有關鎖末照上養樂

有。黔音虔。黑色。赭音者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汚。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祝融。火正。回祿火神。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玆火一夕之爲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玆吾有望於子。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弔。本色引証許不弔災。君子惡之。事見左傳昭公十八年。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二賢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元和中參元進士第顏曾

喙音毀許穢切

貧乏者之養。其爲樂也大矣。又何闕焉。足下前要僕文章古書。極不忘。候得數十幅。乃併徃耳。吳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爲辥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來。致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羅大經曰。蘇東坡貶空一世。獨喜陶柳。雖遷海外。亦以陶柳二集自隨。常指柳子厚賀失火書謂黃山谷曰。此人奇奇

怪怪。三端中得一好處也。

鄒東廓曰。此書文體三疊。而意思淵邃。余取以爲作舉業論者法。

王鳳洲曰。讀賀失火書。極有意致極有力量。然負公道一語。君子謂見理未明者。夫士君子引拔人材。惟求不負所舉而已。能果足錄。如裴垍之進擢舊友可也。庸庸無取。如蘇章之不私故人可也。參元果賢。且將內不避親。外不

避仇。而獨避一知己耶。胡爲緘口結舌。寧負公道。不負私黨。寧負足下。不負權貴。而惴惴懼爲世嫌所加也。入司馬之黨。宜其及矣。

茅鹿門曰。深識之言。逼古之文。

汪玄杓曰。昔晉公藏寶臺。焚晏子。獨東帛而賀王參元失火。柳子厚亦以賀更弔。且曰。是祝融之相吾子也。兩事可謂駭人。然鈞有卓見處。讀此足以廓發

人心胸。

經云能自得師者王王者且然則以下可知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王安石

人之生久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其倫也孰持其倫禮樂刑政文物數制事爲其具也其具孰持之爲之君臣所以持之也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臣爲之師所以并持之也君不知所以爲君臣不知所以爲臣人之類其不相賊殺以至於盡者非幸歟信乎其爲師之重也古之君子尊其身恥在舜下雖然有鄙夫問焉而不敢忽斂然後其

天字對師見師即天地君親也

身似不及者有歸之以師之重而不辭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而我先得之得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某得縣於此踰年矣方因孔子廟爲學以教養縣子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以爲之師某與有聞焉伏惟先生不與古之君子者異意也幸甚

茅鹿門曰公令鄞其尊師如此

此段剔出來

寄歐陽舍人書　　曾鞏

鞏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譔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慚并。夫銘誌之著於世。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于廟。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于見傳。則

文跳出來

勇于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爲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于里巷

纔徐徐引入歐公身上來

應公與是有針線

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爲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于名有名侈于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于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

以公與是貼着先祖上見銘誌之重

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竝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盡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其追晞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則知先生推一

盡肓 失

一生善惡定於銘誌子孫之榮祖父者切矣

賜于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蹷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于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于世。善誰不爲。而惡誰不愧以懼。爲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論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

茅鹿門曰，此書紆徐百折，而感慨嗚咽之氣博大幽深之識，溢于言外。較之蘇長公所謝張公爲其父墓誌書特勝。

言其所以上啓之意布出許多光景不如是不足動人

上權德輿補闕溫卷啓

柳宗元

補闕執事。宗元聞之。重遠輕邇。賤視貴聽。所由古矣。竊以宗元幼不知恥。少又躁進。拜揖長者。自干幼年。是以簉俊造之末跡。厠牒計之下列。賈藝求售。閴（閴寂靜也）無善價。載文筆而都儒林者。匪親乃舊。率皆携撫相示。談笑見昵。喔咿逡巡為達者嗤。無乃覩其樸者鄙其成。狎其幼者薄其長耶。將行不拔異。操不砥礪。學不該廣。文不炳燿。實可鄙而薄耶。今鴛鷺充朝。而獨干執事

（簉初奏切）

三段意一言高談濶論恐汗達者之聽二言巽軟覲望爲榮者之醜三言安常寸分又慮無推擇之行蓋將以可進可退者取决于德輿也

者。特以顧下念舊。收接儒素。異乎他人耳。敢問厥由。庶幾告之。俾識去就。幸甚幸甚。今將慷慨激昂。奮攘布衣。縱談作者之筵。曳裾名卿之門。抵掌喪弁。厚自潤澤。進越無恧。汗達者之視聽。狂狷愚妄。固不可爲也。復欲俛然惕息。疊足榻翼。拜祈公侯之閽。跪邀賢達之車。竦魂慄股。競恪危懼。榮者倦之。彌忩厥心。又不可爲也。若愼守其常。確執厥中。固其所矣。則又邑平氣柔。言訥性魯。無特達之節。無推擇之行。瑣瑣碌碌。一

弁音便　恧音育　踧魃也

承上起下關捩尤佳從前議論到此方有收煞

孫子耳。孰謂其可進。孰謂其可退。抑又聞之。不鼓踴無以超泥塗。不曲促無以由險艱。不守常無以處明分。不執中無以趨夷軌。今則鼓踴乎。曲促乎。守其常而執厥中乎。浩不知其宜矣。進退無倚。宵不遑寐。乃訪于故人而洛度之。其人曰。補闕權君。著名踰紀。行爲人高。言爲人信。力學掞文。時儕稱雄。子亟拜之。足以對揚。對曰。衷

掞以冉切

燕石而履玄圃。宋人得燕石以爲寶。周客觀之。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甓不殊。又崑崙山有玄圃。晉書云。若玄圃之積玉。帶魚目而游漲海。文選盧諶詩序。

竟上可鄙可薄意開闢字眼點出自覺精神

此段全是設爲人相應酬之語以聳動德輿也

夜光報於魚目。注夜光寶珠也。魚目亂眞珠也。稱取誚耳。曷寻補乎。其人曰。跡之勤者。情必生焉。心之恭者。情必報焉。況子之文。不甚鄙薄者乎。苟或勤以奉之。恭以下之。則必勗勵爾行。煇耀爾能。言爲建瓴。晨發夕被。聲馳而響溢。風振而草靡。可使尺澤之鯢奮鱗而縱海。窘網之鳥舉羽而翔霄。子之一名何足就矣。庶爲終身之遇矣。曷不舉馳聲之資挈成名之基。授之權君。然後退行守常執中之道。斯可也。愚不敏。以爲信然。是以有前日之拜。

鯢音宜研奚切

到末無一懈語

又以爲色取象恭。大賢所厭。朝造夕謁。大賢所倦。性頗疎野。竊又不能。是以有今茲之問。仰惟鑒其鄙心而去就之。潔誠齋慮。不勝至願。謹再拜。

康對山曰。句法騷怪。氣槩閑適。可見子厚少年文字。灑然出塵。

鍾伯敬曰。此文如淮陰孔明之用兵。其擺陣布勢弄巧出奇。眞不可及。

[seal]

卷之十四終